

革命故事选

(元旦、春节文艺宣传资料之一)

嘉兴县文化館編印

一九七二年十一月

目 录

催芽.....	(1)
接班.....	(10)
两个稻穗头.....	(16)
翻河桥 (试讲稿)	(27)
紧急集合.....	(38)
两把茶壶.....	(44)
母女会.....	(53)
老队长迎亲.....	(63)

催芽

松江县佘山公社 沈勤贤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，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，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”今朝我来讲一个故事，名字叫《催芽》。

三月里的天气，一清早，~~冷地里的~~薄棉袄还能穿得住。但是红旗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，~~在大寨精神鼓舞下~~，干劲十足，还是天天早出工。田头红旗招展，歌声嘹亮，革命、生产搞得热气腾腾。

今天一清早，村前小河边，有一个人赤着脚，袖子管、裤脚管卷得老老高，不声不响，把一筐筐经过盐水选种的双季早稻谷，浸在河里，用手在水中淘着。他就是红旗大队的大队长王永春。王永春今年二十六岁，四方面孔，浓眉大眼，浑身象有一股使不完的劲，是一个工作泼辣、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。不过最近王永春思想上有好多疙瘩解不开，想不通，群众有两句顺口溜：两条眉毛打结头，闷做生活不开口。

永春心里不舒服，确实因为他思想上有一串结没有解开。这一串结，永春认为是别人替他打的。啥人呢？就是自己妹妹王永芳。王永芳今年二十岁，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劳动，是生产队里土记者。永春在想：单妹妹一个人倒也算

了，但妹妹得到别人支持，而支持她的又不是别人，偏偏是前任大队长周福生。周福生是旧社会当过二十年长工，苦大仇深的老贫农，今年六十三岁，与王永春同在一个生产队，也是永春入党介绍人。解放后，王永春从红领巾到入党，老队长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感到永春这小子，工作踏实，爱憎分明，村里人也看重他，讲他象我们贫下中农好后代。老队长周福生听到群众对他这样评价，当然更加高兴。“四清”运动结束时，老队长主动向大队党支部、公社党委提出建议：永春年纪轻，阶级觉悟高，能力强，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让永春来担任大队长，我当他参谋。老队长这样一提，得到了党支部、公社党委和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。消息传开，场角田头到处议论着：老队长，有远见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；新队长，有朝气，干劲足，我们放心。

王永春担任了大队长后，样样工作一马当先，全大队的生产安排得有条有理：什么作物布局呀，茬口搭配呀，合理施肥，除虫灭病，培育良种呀，一环一环扣得很紧、很紧。他自己蹲点参加劳动，做出样板推广全大队。下雨天社员不出工，他呢？穿着雨衣，东圩跑到西圩，全大队每一条田埂上都留下了王永春的脚步。他的一本工作日记上，密密麻麻做着记号：哪一只圩是黄泥头，适应种什么作物；哪一条沟排水有问题，需要在明年修水利时重开，象一本详详细细的明细账。一空下来，认认真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主席著作，用毛主席教导来对照自己。永春当了队长，生产上是有一些办法，全大队社员精神面貌也有了一点改变，广大贫下中农称赞他：年轻有魄力，是党和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新生力量，总算我们有眼力，挑得不错。几个老年社员碰在一起也都赞

扬他：“是好种，根红苗壮。”老队长周福生呢？听到群众反映好，嘴里象吃了蜜糖一样，感到甜滋滋的，说不出的高兴。

哪里知道，一年当中，王永春表扬声、夸奖声听多了，在表扬声中，居然飘飘然起来，读马列书，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慢慢松懈下来，放松了改造自己主观世界。俗语讲得好：刀不磨要生锈，人不学习要落后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资产阶级、修正主义思想就象灰尘一样，在他的脑子里一点点多起来。有几次，晚上开了会，到第二天，社员都出工了，他起得很晚，就索性不出工。他想：难得有几次，不算什么。日子一长，劳动就少啦，有时甚至半个月不下田一趟。大队里有一辆自行车，要算永春踏得最多。不仅到公社开会踏自行车，有一次，到一个离大队较远的生产队开现场会，永春也踏了自行车，贫下中农就看不惯起来，在田里讲：“嘀铃，嘀铃，发号施令。”一位老贫农在田里施肥，正巧看见永春穿着鞋子，卷起裤脚管，推着自行车，就不痛不痒地讲了一句：“永春呀，你的脚梗好象比以前白得多啦！”

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，永春还是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，仍旧只看到自己的成绩。他在想：就是讲劳动少一点，也没什么大不了，种田生活我哪一样捏不上手？我少劳动，又不是每天在睡大觉，一会儿三队队长叫我去看看棉花，一会儿五队队长又要我去望望水稻，哪有工夫参加劳动？运动逐步深入，许多群众向他提了意见。他的妹妹王永芳，看到自己阿哥不象以前那样了，心里也感到非常难过。王永芳为了帮助阿哥，使他成为一个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，所以收集了群众意见，贴了阿哥第一张大字报。老队长见妹妹贴了阿哥一张大字报，从头到底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，认

为永芳觉悟高，一针见血指出了永春的毛病，就支持了她，做得对！

老队长周福生爱永春，他是多么希望永春挑起大队长这副担子，带领全大队贫下中农跟着毛主席朝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呀！谁知道永春象撑船没掌好舵一样，住礁石那里开过去。老队长心里急呀，恨不得自己马上跳上船头，顶住一篙，使船仍旧沿着正确路线乘风破浪前进。所以老队长站在群众一边，也贴了永春几张大字报，把他的缺点一个一个挖了出来。

这样一来，永春心里越加想不通了。他想：我的成绩，你们不看，只看我的缺点，妹妹与老队长，专门小题大做。包袱一背，心里就打上了一连串的结。永春又想：大家批评我参加劳动少，好，明天起大队里的事少管些，多参加劳动，多做些生活，总不会再错啦。他就主动向自己队里队长提出，要求担任浸种催芽工作。

老队长知道永春担任生产队早稻催芽工作，也要求和永春一起来搞。老队长想，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帮助永春。老队长想起毛主席在《整顿党的作风》这一篇著作中的一段话：“……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，乱打一顿，所能奏效的。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，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，必须采用‘治病救人’的态度，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。”要帮助永春，必须要象毛主席教导那样做一番耐心细致的工作。要解开永春思想上的结，这好比浸种催芽一样，要有一定的温度、水分，好的种子才会发芽成长。

今天早晨，王永春正在河边埋着头淘谷，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在喊：“永春，永春！”王永春扭转头一看，见老队长挑着一担谷向河边走来。永春心里很不高兴，心想：他准是

又要找我提意见了，我还是索性只当不听见。老队长见永春不理他，故意把喉咙提得高一点：“永春，我们两人催芽搭班，新老结合，一定要把双季稻芽催得又壮又粗，今后播种到大田里经得起一切考验，不怕风吹雨打，不怕……”永春一听，觉得话中还有话，就不耐烦起来，于是打断了他的话，冷冰冰地讲：“我看呀，你其他工作要紧，催芽叫队长另派人吧！”老队长一听，仍旧若无其事，笑嘻嘻地走到河边，放下担子，顺手把箩筐里淘过的谷子捞了一把，细细地一看，发现有几粒谷因为没有淘清爽，浸种时放进去的石灰浆还粘在谷壳上，所以老队长又开口讲：“永春呀，你要淘得清爽一些呀！喏，你看，还有少数谷子被石灰浆粘着呢！一粒种子一根苗，我们要负责任啊！”王永春冷眼瞧了一下，见老队长手里捞的一把谷中，的确有几粒白塔塔的，被石灰浆粘着。心里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强作镇静，慢吞吞地讲：“浸种催芽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搞。一把谷子中偶然有几粒，又有什么关系！你为什么好的不讲，老是抓小辫子，小题大做？”老队长听了永春这一番话，心里很难过，但还是克制自己。一边动手拿了没有淘清爽的一箩筐谷，重新淘过；一边一字一句对永春讲：“永春呀，这难道是一个小问题吗？你也懂得，石灰是一种强烈腐蚀剂，一把谷子中虽然只有几粒，但隔了几天后，要发热，造成霉烂，把全坑所有的好谷弄坏，这损失可不小啊！”老队长停了一会讲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，闹出了许多乱子，然后才去解决。’永春呀，你好好想想，党和贫下中农信任你，交给你这副担子，全大队三千多亩田，由你来指挥，二千多社员看着我们干部，我们每一句话，每一个行动，都要符合人民利益呀！”老队长语重心长的一番话，使

王永春冷冰冰的心里顿时象黄浦江里浪头一样翻腾起来……

时间过得很快，浸种的双季早稻，进土坑已经有两天时间了。由于环境、温度、水分配合得好，种子变动很大，已经慢慢地破口了。大队长王永春在这两天中，思想激烈斗争着，饭不想吃，觉睡不着。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啦，永春还没有睡，呆呆地坐在房间里一只台子旁边，心事重重，台子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《毛主席语录》和一本工作日记。永芳看到自己阿哥这两天思想斗争激烈，希望阿哥马上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，就坐到永春身边，说：“阿哥，我们贴了你大字报，是帮助你克服缺点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呢？”永春讲：“妹妹，我劳动少一点也可以批评，可是群众有那么多意见，真有点想不通！”永芳见阿哥还在为自己辩护，就不耐烦地说：“嗨，搞了半天，你怎么还没有想通啊？你真是……”正当这时，突然大门“咯咯”一响，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他就是老队长周福生。周福生刚从公社开了组织工作会议回来，本来就打算再做做永春的思想工作，现在见灯还亮着，知道永春还没有睡，也不顾晚饭没有吃，就一脚跨进了永春的房间。永春兄妹俩一看是老队长，感到来得突然，忙问：“老队长，种子出问题了吗？”老队长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白天我看了一下，已经破口了，预计明天新芽就要顶出来啦。”永春兄妹一听种子发育很好，也就放心了。老队长在永春旁边坐了下来，问：“这么晚，还不睡，你们在争什么？”永芳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老队长。老队长听了说：“永春，干部参加不参加劳动，这可决不是一个小问题，这是搞马列主义，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大问题，是能不能保持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、能不能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。”说着，从口袋里拿出

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对永春兄妹讲：“来，我参加你们一起学习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。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，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。’永春，大寨大队陈永贵当了领导，地位变了，劳动人民的本色不变，工作再忙，仍坚持参加劳动。”永芳插嘴说：“而你呢？当了队长，就特殊化了。”永春晓得自己理亏，但还嘴硬：“你就会上纲上线！”老队长接着说：“这本来是纲上线上的事啊！永春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：

‘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、经常的、密切的联系。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，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，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。’”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，……”

永春一字一句地重复念着，字字句句印进了他的心里。老队长趁热打铁说：“永春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我和你爹一道在地主家当长工，一年做到头还是吃不饱，穿不暖。象这样冷天，你爹只穿了一条单裤，在西风里索索发抖。……现在靠了毛主席，我们和全国劳动人民一起翻身作了主人！可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要我们干部走和平演变道路，妄想篡党夺权，复辟资本主义。”永春听到这里，霍地站了起来，握紧拳头，愤怒地说：“呸，办不到！刘少奇这伙大坏蛋想叫我们走回头路，吃二遍苦，象爹爹一样受地主剥削、压迫，一千个办不到！一万个办不到！”

老队长看到永春有了转变，心里很高兴，他解开了棉袄钮子，从衬衣袋里摸出了一份入党志愿书放在永春面前。永春一看，是自己入党时亲笔填写的志愿书，心卜卜跳动着，入党时一幕幕情景一下子展现在眼前。这时候，老队长郑重地对永春讲：“今天会上决定，叫我将你的入党志愿书带

来。王永春同志，我们两个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你看，在志愿书上都写着自己最终目的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。我们两个今晚一起来衡量一下吧！永春呀，我感到离毛主席教导、离我们宣誓时向党表的决心，距离可大呀！”王永春心潮起伏，肚皮里有着千言万语想讲，可是从哪里讲起呢？他从心底里迸出一句话：“老队长，我距离更远，辜负了党对我多年培养和教育。你年纪这么大还为党的事业操劳，我要向你学习。”坐在旁边的永芳，激动地讲：“对，阿哥，我们要向老队长学习。”老队长讲：“我还很不够，我们都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”电灯光下，老队长与永春兄妹俩你一言、我一语地找差距，越找心里越激动，没隔多少时间，雄鸡喔喔啼了。

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，双季早稻的种子，在老队长的精心培育下，新芽已经露出头来。王永春呢？在老队长身教言教影响下，靠广大贫下中农热心帮助，心里的“结”也慢慢解松了。群众又讲：“队长王永春，慢慢在转变，心情好比天气预报：多云到少云。”

讲起天气预报，今朝夜里十点钟，公社广播站突然播送了一个紧急通知：今天半夜里有一股强冷空气南下，预计半夜前后要下雨、刮风，温度要降低到零度左右，希望有关方面注意。王永春一听到紧急通知，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穿好衣服，拿了电筒，拔起脚往老队长家里跑。刚跑出两步，忽然想起老队长年纪大了，不要再惊动他。连忙回头到自己家门口，敲着妹妹房门，接二连三喊着：“妹妹，妹妹，快起来帮我搬稻柴，早稻种子要保温。快！”王永芳还没有睡着，听到阿哥喊得急，连忙爬了起来，穿好衣服跟着阿哥就跑。兄妹两人一前一后“登登登”直往仓库东面场地上跑过

去。这时西北风越刮越厉害，天也越来越黑，两人跑到场地上一看，只见老队长提着马灯，穿着旧棉袄，正来回搬着稻柴。永春兄妹两人顿时心里一热，忙上去讲：“老队长，天这么冷，你回去休息吧，这里由我们来！”“快！”老队长象下命令一样：“把稻柴搬来！我来盖！只要新芽不变坏，不受影响，我就放心。”等到土坑上全部盖上一层厚厚的稻柴，雨就“唰唰”地落了下来。三人看到催的芽没有被雨淋着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心里都象涂了蜜一样。

时间一天一天过得很快，土坑里早稻种子新芽也一天比一天丰满。到了播种的那一天，老队长与永春就在这里召集了全大队有关干部开了播种现场会。新芽迎着朝阳不断地茁壮成长。红旗大队领导班子，通过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，显得更加朝气蓬勃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阔步前进着，革命、生产取得了更大胜利！

接 班

青蒲县 吴关明

今天，我来讲一个接班的故事。师傅叫高火全，是东风生产队的队务委员，贫农出身，共产党员。他年龄不大，只四十来岁，但提起他的名字，却远近闻名。这不仅因为他手艺出众，各种粗细农活，件件捏得起，样样都精通；更重要的是他能遵照毛主席教导办事，阶级觉悟高，斗争性强。

徒弟叫范小弟，是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，到村里还不到一个月，就把师傅的脾气摸熟了。比如，师傅一清早起来，总要先学习马、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然后到低洼田去兜一转，看一看田岸上有没有新打的泥鳅洞、黄鳝洞，如果有，就一个一个地把它塞好，防止田里的肥料水漏掉。范小弟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以后，他未等师傅起床，就偷偷地起身，到田岸边把一个个新打的泥鳅洞、黄鳝洞塞好。双季稻要抢收抢种了，队里还缺少一些担钩子，师傅想动手做，范小弟就爬到树上，锯一些树枝下来，跟师傅学做担钩子。师傅觉得这个小青年在农活上肯干、好学，但对政治关心不够，特别是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很不够，决心帮助他提高认识。

不久，高火全因工作需要，调到饲养场去了。范小弟继续留在队里。一天，高火全接到大队通知，要他去参加公社召开的养猪工作会议。高火全一走，饲养场里就需要另派一

个人去，队干部商量了一下，叫范小弟去代两天班。临走时，高火全把范小弟叫到跟前，要他抓紧学习马、列的书，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并指着棚里一群滚壮的小猪说：这些猪，只只都活蹦活跳，是刚买来的良种猪，你要处处小心照料，养好猪不仅是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，也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。小范满口答应，表示要接好师傅的班。因此师傅临走的一天，他显得特别忙，一会儿，烧饲料、喂猪食；一会儿，扫猪棚、搞卫生。饲养场里几只水缸的水，只只都挑得满满的，一直忙到很晚，才回家吃夜饭。

第二天，天蒙蒙亮，范小弟就起床，把猪食准备好后，来到猪棚边。他看到棚里的猪，都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。过了一会，他听见猪棚里有一阵“咕哩，咕哩”的猪叫声，就连忙跑过去。只见几头猪已跑到猪食槽边，看来想吃猪食；有几头猪也爬起来了，但走起来摇摇晃晃，脚好象有点软，只有一头猪还躺在那里，好象还睡着。范小弟回去提了一桶猪食，“哗”的一声，往猪食槽里一倒，有几头猪就抢着吃，有几头猪吃了几口就走开了，再一看，那头睡着的猪还没有起来。范小弟拾起一根小竹头，“噓噓噓”的赶了几声，那头猪一动也不动。再仔细一看，他不觉惊叫一声：“糟糕，一头猪死了！”范小弟急得快要滚出眼泪来，连忙把死猪拎到外面，“登登登”朝队长家里跑去。队长叫周大年，共产党员，是个复员军人。他听了范小弟的汇报，急忙赶到饲养场，发现这只死猪身上一个红斑一个红斑的，断定是只瘟猪。周大年想，昨天晚上，这棚良种猪还是鲜龙活跳，怎么一下子就死了一只？来得这样突然，这里面有没有阶级斗争？很可能。他关照把瘟猪保存好，以便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。为了防止瘟病传染开来，他一面叫范小弟立即通

知兽医，赶快检查，抢救其他小猪；一面亲自打电话给在公社开会的高火全，要他回来一起处理。

高火全接到电话，心里一惊，马上请了个假，幸好生产队离公社不远，不多时就到了。见了范小弟，急忙问：“小范，小猪怎么会死的？”小范难过地说：“火全伯伯，我也不晓得怎么搞的，昨天傍晚小猪还活蹦乱跳的……”高火全听了眉头一皱，急忙和小范走到那只死猪跟前，高火全蹲下去摸摸猪身，翻翻耳朵，突然“唰”地站起身来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小范，这只瘟猪不是我们棚里的良种猪！”“啊？我刚才数过，连同死猪，正好十四只，一只不多，一只不少啊！”“你看，这只猪的颜色虽然和我们棚里的猪差不多，但我们的猪是大耳朵，长腰身，而这只猪却不是。你再看，猪耳朵里还有碎泥，这只瘟猪肯定是从泥潭里挖出来的！”听了师傅的话，范小弟大吃一惊，伸过头来一看，一点不错，他佩服地说：“真是啊，火全伯伯，我就没有你那样细心。”高火全意味深长地回答：“我看，你主要是思想上没有政治挂帅，缺少阶级斗争观点。”高火全想到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”在当前“一打三反”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，这一事件很可能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。而且这件事，不早不晚，偏偏在我出去这两天发生，说明破坏的人，是知道我出去开会的，所以趁机下毒手，想造成假象：认为猪棚里死了猪，埋了就算了，梦想达到他破坏整个一棚良种猪的罪丑目的，这也说明这个坏蛋不在远处。高火全向队委会谈了自己的看法，队委会完全同意他的分析，立即向大队党支部、公社党委汇报，同时决定由高火全师徒俩负责处理这件事，发动群众把事情查清楚。

高火全从队委办公室出来，一路想，这个破坏者到底是

谁呢？前天村上死过两头猪，不过都是两户贫农社员的，为了防止猪瘟病传染，他们把死猪都埋到泥潭去了。现在棚里的这头瘟猪，会不会就是其中的一头？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，师徒两人就急匆匆地来到埋瘟猪的地方。范小弟一时心急，“哧”一声，把铲往泥里插下去，高火全立即阻挡，为啥呢？他对范小弟说：“先看看泥头，是新泥头，还是老泥头，这能帮助我们判断猪是什么时候挖出来的。”范小弟往地上看看，泥头白霍霍的，一时认不出是否有人新挖过。接着，他们把这泥潭挖了一下，这一头瘟猪仍在里面。

师徒俩又来到另一个埋瘟猪的地方，高火全细心地用竹片把细泥慢慢地拨开，仔细地看。小范这时的心情十分激动，他说：“我真没有想到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。”高火全抬起头，望了他一眼，慢慢地说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，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。’我们干什么工作都要记住这个教导。”高火全接着又说：“刚才我在社员中间摸了一下情况，他们反映地主杨歪嘴嫌疑很大，这家伙一直不服从群众对他的监督改造，今天早上他还背了草篮去割露水草，这很反常，因为露水草又湿反难割，牲口也不爱吃，有人看到他经过这里时，一双贼眼死盯住这个泥潭看，我们要仔细地查看。”说完，他们俩又认真地检查起来。突然，高火全叫道：“你看，有人来过！”“有人来过，你怎么知道？”范小弟两眼看着师傅，有点不解地问。“这是什么？为啥会落到这个地方？”高火全指着地上，两眼炯炯有神。范小弟朝师傅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在细泥中间，散落着几粒黑芝麻，他不觉脱口而出：“黑芝麻！”是呀，这就是破绽，阶级敌人要搞破坏，就必然要露出蛛丝马迹。这几粒黑芝麻，就是他露出的蛛丝马

迹。范小弟用铁铲“嚓嚓嚓”用力几铲，见死猪还在里面，正想把土盖上，高火全用手一拦，说了声“慢！”把那只死猪拎了出来，抖掉泥土，仔细一看，对范小弟说：“你看，这猪耳朵这么大腰身这么长，正是我们队里的良种猪啊！一定是有人弄死了队里的良种猪，埋在这儿，又把瘟猪扔到集体猪棚里！”讲到这里，高火全拳头捏得绷绷硬，范小弟气得满脸通红。师徒俩把黑芝麻连泥一起捞起来，用纸包好，拎了那只死掉的良种猪，急忙朝队里走。

师徒俩回到办公室，队长周大年正在发动群众排疑点、找线索。他们把埋瘟猪地方发现黑芝麻的情况对大家一说，社员们反映，这个村上只有三户人家种黑芝麻，其余二十多户人家都是种的白芝麻。而这三户人家中，有两户因芝麻早熟，早已全部收好了，只有地主杨歪嘴家种的黑芝麻，因属于晚熟品种，还未全部收好。同时有人看见，发生案件的那天傍晚，杨歪嘴曾爬在屋檐上，敲打黑芝麻。两边的情况一碰，就挂上了钩。

事情已经明白了大半，这时，周大年、高火全、范小弟等几个人商量了一下，把杨歪嘴叫到生产队办公室来。这个地主装着一副可怜的样子，穿着那天敲芝麻的一条旧长裤，慢吞吞地来到办公室。未等他站停脚，周大年劈头就问：“杨歪嘴，饲养场里的死猪是谁攒进去的？”“这个，我，我不知道。”杨歪嘴支支吾吾地说。“这是什么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！”范小弟摸出一个纸包，并把它打开来。“是，是泥。”杨歪嘴伸长头颈，往纸包里看了看说。“泥里还有什么？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想装腔作势！”高火全也紧逼着追问。“噢，是、是、是几粒黑芝麻。”杨歪嘴吞吞吐吐，两只脚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。高火全看着他抖抖索索的脚，

又厉声说道：“把裤脚管的翻边翻开来！”杨歪嘴弯下腰，把裤脚管的翻边翻开来一看，里面还有一些黑芝麻。

原来，这个地主分子在那天夜里从一个泥潭里挖出瘟猪，乘范小弟回家吃晚饭的时候，把瘟猪丢进猪棚，用麻袋套牢一只良种猪的头，把它弄死，埋进原来的泥潭。杨歪嘴自以为天黑，猪棚又离村远，谁也不会知道。但毕竟作贼心虚，心慌意乱，把敲芝麻时掉落在裤脚管翻边处的一些黑芝麻，散落了几粒在现场，露了马脚。

证据确凿，晚上召开了社员大会，对杨歪嘴进行了批判斗争，也狠狠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的反动论点，并把他的罪行上报公社，进行严肃处理。范小弟深有感触地说：“火全伯伯，我没有接好这个班，错就错在脑子里只有单纯接工作班的思想。”高火全也关怀地说：

“是呀，要接阶级斗争的班，这是根本。毛主席为我们制订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，强调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。要知道，只要我们思想上一放松，敌人就要钻我们的空子。要象寻找黑芝麻一样，时时处处捉住它的蛛丝马迹。”听着师傅这些语重心长的话，范小弟懂得了，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去学技术，要努力学好马、列的书，学好毛主席著作，认真改造世界观，才能接好革命的班。